兩漢金石記

兩漢金石記卷第十三

賜進士出身誥授奉政大夫詹事府詹事兼翰林院侍讀學士大興翁方綱編

漢武都太守李翕西狹頌

趙明誠金石錄作武都太守李翕碑　洪氏隸釋作武都太守李翕西狹頌

（碑一行）漢武都大守漢陽阿陽李君諱翕字伯都天姿明敏

（碑二行）敦詩悅禮膺祿美厚繼世郎吏幼而宿衛弱冠典城

（碑三行）有阿鄭之化是以三剖符守致黃龍嘉禾木連甘露

（碑四行）之瑞動順經古先之以博愛陳之以德義示之以好

（碑五行）惡不肅而成不嚴而治朝中惟靜威儀抑抑督郵部

（碑六行）職不出府門政約令行強不暴寡知不詐愚屬縣趍

是下七行教無對會之事儌外來庭面縛二千餘人年穀屢登

是下八行倉庾惟億百姓有蓄粟麦五錢郡西狹中道危難阻

是下九行峻緣崖俾閣兩山壁立隆崇造雲下有不測之谿阸

是下十行芒促迫財容車騎進不能濟息不得駐數有顛覆霣

是下十一行隧之害過者創楚惵惵其慄君踐其險若涉淵冰嘆

是下十二行曰詩所謂如集于木如臨于谷斯其殆哉困其事則

是下十三行爲設備今不圖之爲患無已勑衡官有秩李瑾掾仇

是下十四行審因常繇道徒鐉燒破析刻臽磪嵬減高就埤平夷

是下十五行正曲柙致土石堅固廣大可以夜涉四方无雍行人

是下十六行懽悀民歌德惠穆如清風乃刊斯石曰是下十七行提寫平格赫赫明后柔

嘉惟則克長克君牧守三國三國清平（以下十八行）詠歌懿德瑞

降豊稔民日貨種威恩並隆遠人賓服（以下十九行）鎮山浚瀆路

㠯安直繼禹之迹亦世賴福（以下二十行模寫平格）

建寧四年六月十三日壬寅造時府

右漢武都太守李翕西狹頌隸釋云在成州隸辨据墨寶云磨崖在同谷縣成州即今鞏昌府成縣同谷宋屬成州今廢此頌今所傳拓本皆止此二十行行二十字隸續云十九行者蓋不算年月一行故又云末有一行書年月也又云後又有小字題名二行低四字許按今隸釋刻本年月一行後

有小字二行今附于後

丞右扶風陳倉呂國字文寶

故府掾　　孟字

又按隸續第十一卷武都太守李翕天井道碑後有題名十二行今附載於此

丞右扶風陳倉呂國字文寶

門下掾下辨李旻字子行故從事

議曹掾下辨李旻字仲齊故從事

主簿下辨李遂字子華故從事

主簿上祿石祥字元祺

五官掾上祿張亢字惠神故從事 亢疑是充字

功曹下辨姜納字元嗣故從事

尉曹史武都王尼字孔光

衡官有秩下辨李瑾字瑋甫

從史位下辨仇靖字漢德書文

下辨道長廣漢汁邡任詩字幼起

下辨丞安定朝那皇甫彥字子才

隸續云此十二人題名在天井磨崖之後其十仇靖字漢德書文者揮翰遣詞皆斯人也郙閣題名云從史位字漢德為此頌中間姓名刓缺得此乃

知前碑亦仇所作今按此題名第一行正與隸釋所載西狹頌後小字題名之第一行相合惟隸釋所載第二行故府孟三字與此不同豈石本與摹寫板本偶有失誤耶以愚意度之西狹頌年月一行末有時府二字蓋謂是時府中之官丞某掾某也則此十二行題名必是接西狹頌後者無疑而隸續云在天井磨厓後恐洪氏兩得其拓本遂歧出耳以午氏圖證之益信也今日適得趙晉齋從西安寄來此十二行題名拓本晉齋來札云此十二行實在西狹頌後頗與隸釋所載牴牾須額有

悳安西表四篆字五瑞圖下有下祿上辨題名三行見沔縣所拓全文一大紙然後知之詢之搨工云圖頌刻於山石轉角處下臨深潭艱於氈椎故從來無全拓者又聞天井磨崖尚在巴屬沔令往訪拓訏目踈之丙午閏七月廿五日記

四方旡雍旡即无字雍即壅字言四方之人往來無壅塞也亦世賴福亦即奕字此皆洪所未釋者後十二行題名末行字子丰丰字今隸續板本作木誤

漢李翕黽池五瑞碑

君昔在黽池脩崤嶔之道德治精通致黃龍白鹿之瑞故圖畫其像

右李翕黽池五瑞碑隸釋云李君昔治黽池臻此瑞物及西狹磨崖因刻於前非碑陰也黽他有二殽丁小疋進士云公羊傳崤之嶔巖是文王之所避風雨者也文蓋用此

此前有畫象其間隸書題云黃龍白鹿木連理嘉禾承露人甘露降凡六處一十五字此題字二行二十六字在其左方云又趙晉齋云五瑞圖下有下𥙷上辨云云題名三行予所未見俟更訪之

隸釋隸續皆題曰李翕五瑞碑實則即西狹頌磨崖畫象耳其字亦一手所書也蓋以別記其黽池之事故別為標題也

漢析里橋郙閣頌

趙明誠金石錄作郙閣頌洪氏隸釋作李翕析里橋郙閣頌方綱按析里橋郙閣頌六字隸額洪氏隸釋吳氏金石文存皆載之而于宋見其額也隸續云隸額二行

惟碑一行斯析里處漢之右碑二行谿源漂疾橫柱于道涉秋霖漉盆溢氵涌濤波滂沛激揚絕道漢水逆碑三行讓稽滯商旅路當二州經用衧沮沮縣士民或給州府休謁往還恒失日晷行理咨嗟郡縣所苦斯谿既然郙閣尤甚

緣旱四行崖鑿石處隱定柱臨旱五行深長淵三百餘丈接木相連號為萬柱過者慄慄載乘為下常車迎旱六行布歲數千兩遭遇隤納人物俱旱七行隮沈没洪淵酷烈為禍自古迄今莫不創楚於是大守漢陽阿陽李君旱八行諱會字伯都以建寧三年二月辛巳到官思惟惠利有以綏濟聞此為旱九行難其日久矣嘉念高帝之開石門元功不朽乃俾衡官掾下辨仇審改旱十行解危殆即便求隱析里大橋於今乃造校致攻堅□□此二字洪所闕今重刻本作結構工巧雖昔會旱十一行䜅亦其㑎象又醳散關之嶄漯從朝陽之平燥咸西□□二字洪闕今重刻本作濬之高閣就安寧之石道禹鑿江

何以靖四海經記厥續艾康萬里臣□（以下十二行）□□三字洪闕今重
刻本作蘩鴻功勒石示後乃作頌曰□□□□（以下十三行提寫平格）四字洪闕今重刻本作上
帝經廷降茲惠君克明俊德允武允文躬儉尚約化流
若神瘝氓如□（以下十四行）□□三字洪闕今重刻本作平遐邇平均精通皓穹
三納苻銀所歷弭勲香風有隣仍致瑞應豐稔□（以下十五行）□
□□□（以下十六行提寫平格）五字洪闕今重刻本作季登居民佽樂行人夷欣慕君靡乃詠
新詩□□□□四字洪闕今重刻本作日析里之兮此字重刻本作陬以兌
之間高山崔嵬兮水流蕩蕩地既墝确兮與寇為隣
□（以下十七行）□□□□□六字洪闕今重刻本作西嶸鼎峙乎東以析分或失緒
業兮至于困貧危危累卵兮聖朝閔憐（以下十八行）既艾究□兮

幼□□□□□此廿一字據洪釋如此今重刻本云分符析躟兮廼命是君扶危救

傾予全育□遺劬勞曰稷兮惟惠勤勤黃邵朱龔兮

蓋不□□□□此廿一字据洪釋如此今重刻本作拯弱亨屯兮察儀始起啓門充

贏兮百姓歡欣僉曰太平兮文翁後存

右漢析里橋郙閣頌靈帝建寧五年立婁氏漢隸字原云在興州磨崖宋之興州今為略陽縣金石文字記云今略陽縣有重刻本是也

是碑近日顧寧人吳山夫皆未見原本然重刻本嶃漯嶃字亦不作⿰山朝而顧氏沿集古錄之訛以為⿰山朝尒顧氏謂以日為田此永赫所以致疑然歐公

之疑亦不僅在此盖㶏陰之㶏它合反與㸍㴽之字不同此歐公所以疑是碑之以㵳為溼也頌南原隸辨乃援㶏陰地名以實㶏漯本一字之說則誤矣諸家又以下句從字誤為従字原石實是從字也

又洪氏誤釋者載乘為下乘隸釋刻本訛棄下字誤為闕雖昔魯班亦其儗象其字石本甚分明而洪釋為莫亦非也

重刻本不知在何年月据陳六謙金石遺文録是知縣申如塤所重刻也隸續云碑文十九行行二

十七字太守漢陽李翕平闕頌後又有詩並別行今以原石本驗之皆合其闕文則前七行皆闕其下方者凡闕三十五字後十行皆闕其上方者凡闕五十二字今以重刻本諦審之則其前所補下方三十五字者雖刻手殊拙然規模粗存至其後所補上方五十二字者則益加醜惡不復成字且此五十二字者與洪氏所存無一字合第十六行以上一字洪作丂今原石本尚隱露丂字下半之痕而重刻乃是豚字又不分明弟十八行救上隔格之一字以原石審視確是扶字洪闕休救上一字

則原石亦似微有字痕斷非危字因是知重刻本
所補之字定當以洪釋所存者為正也
巛兌之閒巛即坤字諸本皆作川非也晧即昊字
繭即兩字洪所未釋也繭洪釋誤為兩
隸釋所載碑後尚有五行今附著於後
建寧五□□月十八日癸□下闕
時衡官□□□仇審字孔信
從史位□□□□字漢德為此頌
故吏下辨□□□子長書此頌
時石師南□□□□威明

頓南原隸辨曰余家有舊拓本無此數行重刻本有之愚按重刻既有之豈有原石反無之者意此字今日當仍存於崖石拓者失之耳

建寧無五年建寧五年即熹平元年也是歲五月改元正月丙辰朔三月乙卯朔此刻月上闕字而趙湖州金石錄作二月据此則二月是丙戌朔其十八日是癸卯也既可以補温公通鑑目録之所未備而又以知趙洪所收石本有多出一二字者也

衞官下闕据本碑當是掾下辨三字從史位下闕

以天井題名考之當是下辨仇靖四字隸續云郙
閣題名從史位下字刓缺得天井道碑題名乃知
前碑亦仇所作是也頌南原云故吏下辨下闕三
字天下碑錄以為仇子長名紼未知何據豈作碑
錄時其三字猶未闕耶愚按小歐陽集古錄目郙
閣頌條下云右不著撰人名氏漢仇紼隸書此以
子長為即仇紼又其一證矣然題名固云漢德為
頌子長書頌而小歐乃云不著撰人名氏則歐陽
氏藏本想巳闕其後題五行者耶至趙子函援馬
伯循說以為蔡中郎書則又并小歐陽之說亦未

之見者矣

漢武都太守耿勳碑

今所見拓本無額此據洪氏隸續標目云尒

一行漢武都太此四字今已經重鑿守此字今闕據洪録之右扶風茂陵耿君

諱勳字伯瑋其先此二字今重鑿本自鉅此字據洪鹿行世有令名

爲漢建功俾侯三國卿此字據洪守將帥爵此字據洪位相承

三行以迄于君君敦詩說禮家仍典軍歷此二字據洪難和戎

武電此字據洪慷慨以得此字據洪四行奉貢上計廷陳惠康安遏

之謀上納其謨拜郎上黨府丞五行掌令考績有成苻英

乃胙熹平二年三月癸酉到官此三字今石已經重鑿訛作日郎官三字

奉宣詔（此字據洪）書哀閔垂恩猛（此字據洪）不殘義寬不宥姦

憙不縱慝威不戮仁〔七行〕賞恭罰否界奥（此字據洪）六（此字洪闕今僅

辨下半如此）流其於統系寵存贈亡篤出至也歲在〔八行〕癸丑

厥運淫（此二字據洪）〔九行〕雨傷害稼穡卒土普議（此字據洪）開倉振

潜身冒炎赫火星出熱至屬縣巡行窮（此字據洪）匱陟降

山谷經營拔（此字據洪）涉草止露宿〔十行〕扶活食（此字洪闕今僅辨下半如

此）發千有餘人出奉錢市口口作衣賜給貧乏發荒〔十一行〕

田耕種賦与寘獨王佳小男楊孝等三百餘（此字據洪）戸

減省貪（此字據洪）〔十二行〕吏二百八十人勸勉（此字今石上重鑿是課字據洪氏作

勉字）趍時百姓樂業老者得終其壽幼者得〔十三行〕㠯全育甘

棠出歲不是過矣又開故道銅官鑄（此字據洪作錢）器（此字據洪）（十四行）興利無極外羌且□等怖威悔惠重譯（此字今石重鑿作都而右半畢字尚可見據洪作譯也）乞降脩治狹道今（十五行）子効力□如農（此三字今石重鑿作大小民三字然此三字止占下二格其上一字洪所闕處則隱隱似是後字今仍依洪書之）（十六行）得衆挹出歡心可謂卬出喦明（此字今重鑿）神者已

夫美政（此字據洪）（十七行）不紀人無述焉國人僉嘆刊勒斯石表示無窮其辭曰

（十八行提空平格）泰華惟岳神曜吐精育茲令德既喆且明寔謂耿君

天胙（此字據洪）（十九行）顯榮司牧莅政布化惟成乘嘉惟則穆如

風清勤卹民隱（二十行）拯阨扶傾匪皇啓處東撫西征恚子

遺慈呂佸呂生山靈挺（廿行）實匈灾乃平愷悌父母民賴

呂寧

（廿二行提寫平格）

熹平三年四月廿日壬戌西部道橋掾下辨李𥚃造

右耿勳碑歐陽趙氏所不載惟洪氏隸續有之隸續云在成州同谷縣即今鞏昌府成縣也婁氏字原云字與郙閣頌相類乾道間方出

予今所得拓本凡廿二行行廿二字已極泐缺矣然就其畫隱隱可見者諦審之全文尚粗可讀其中洪錄原闕而今無從別識者四字而已（七行泐上一字 十行作上二字 十四行等上一字）洪有而今闕者二十二字（一行守鉅）

二行卿爵三行單壓鬯得六行詒猛七行輿八行運淫議九行竊拔十一行餘貪十三行鑄器十六行政十八行胙至於洪闕而今辨出者則五行乃字七行系字十一行与字二十行匪啓雺字二十一行灾字此凡七字可補洪氏所未備矣又洪誤而今正者五行英字洪誤釋英十行市字洪誤釋兩作字洪誤釋振十六行龠字洪誤釋命二十一行乃字洪誤釋字此凡五字尤足關於考正者也英即箕字蕩陰令張遷碑八月英民即此字荇英乃胙者胙即福祚之祚古通用也顧氏隸辨祚字下引四老神祚机字云胙與祚同說文新附字祚福也徐

銘曰凡祭必受胙胙即福也爾雅釋天夏曰復祚
釋文祚亦作胙是也匪皇啓處者婁氏字原啓字
下引靈臺碑匪皇啓居與詩不遑啓居同可證也
又洪氏釋云碑以說爲閲按此碑叚詩說禮說與
閲不同也
碑字逕一寸五分雖與郙閣大小相埒而踈渺之
中仍具勁逸之勢又時時有參差大小不甚整齊
者似因石理衡長所致
鄐君開石門刻字
無額

永平六年漢中郡以
詔書受廣漢
蜀郡巴郡徒
二千六百九十人
開通褒余道
大守鉅鹿鄐君
部掾治級王弘史荀茂
張宇韓岑弟典功作
大守丞廣漢
楊顯將相用

始作橋格六百卅三
大橋五為道二百五十
八里郵亭驛置徒司空
襃中縣官寺并六十四所
凡用功七十六萬六千八百
餘人瓦卅六萬九千八百八
右摩厓刻凡拓本可見者一十六行文云永平六
年漢中郡以詔書受廣漢蜀郡巴郡徒二千六百
九十人開通襃余道太守鉅鹿鄐君部掾治級王
宏史荀茂張宇韓岑弟典力作 此二字止露左半長釋作功作太

守丞廣漢楊顯將相用□始作橋格六百卅三□大橋五為道二百五十八里郵亭驛置徒司空褒中縣官寺并六十四所□（似是家）凡用功七十六萬六千八百□（似是餘）人瓦卅六萬九千八百八（以下不可知）以上凡一百二十四字泐者四五字而已文字刻畫之見於世者自周岐昜十鼓秦琅邪臺刻漢五鳳二年字上谷祝其卿墳壇石外其眞蹟長篇託石本以存者未有古於是刻者矣至其字畫古勁因石之勢而縱橫長斜純以天機行之此實未加波法之漢隸也宋紹熙甲寅帥章徳茂始得此

刻故婁氏字原載之而隸續不及載也宋南鄭令
臨淄晏袤有題記一篇今附錄於此

九千四百餘　粟　九年四月成就蕪州　東書

漢中郡太守鄐君修橋格碑盡百五十有九字漢明
帝永平六年刻於褒余谷中其紀號先巴官鐵盆銘
一歲紹熙甲寅三月甲子南鄭令晏袤□堰□□□
褒谷獲此刻於石門扃南隩側斷崖中先是癸丑夏
秋積雨苔蘚剝落至是□畫始見字灋奇勁古畜有
餘與光武中元二年蜀郡太守何君閣道碑體勢相
若建武永平去西漢未遠故字畫簡古嚴正觀之使

人起敬不暇昔高皇帝興王漢中出褒入秦道由子午墜路歮囏自秦取蜀之石牛衞開通石門史雖不書靈帝建寧五年衞官掾仇審頌太守李翕郙閣碑云嘉念高帝之開石門元功不朽則石門雖基於秦而開於高帝明矣至威帝建和二年漢中太守王升鐫碑石門中紀永平四年司隸校尉楊君孟文以詔書鑿通石門則又從而廣之通道幾五十年至安帝永初元年西夷虔殘橋梁斷絕復循子午凡十五年至順帝延光四年詔益州刺史罷子午道復通褒余則此路自秦漢以來通塞屢矣今碑刻於永平六年

𢦏漢中郡以詔書受廣漢蜀郡巴郡徒二千六百九十人開通褒余道太守鉅鹿鄐君部掾治級王宏史荀茂張宇韓岑弟典功作太守丞廣漢楊顯始作橋閣六百廿三大橋五為道二百五十八里九年四月成就刻石紀工器錢粟之數於崖壁中去石門不百步惜乎崖廣碑斷字有□闕令所鑿棧道石竅具存迺知楊孟文治石門於四年辛酉歲鄐君楊君治閣道於六年癸亥歲而王叙建和二年紀石門之功已不及此橋格事今乃遇□甄千一百三十三年之後物之顯晦蓋有定數如此鄐君楊君為民興此□□

三年而後成曾不諱勞而史逸其名非苔蘚封護至今必爲風雨所剥此名遁亦摩滅矣敬書碑陰俾來者有以取信焉夏四月旬有六日臨淄晏袤書

此記之前拓本尚隱隱有字盖晏所題記之前別有晏所釋文一段也所謂九年四月成就云云者當是其釋文之末一行而今拓永平刻文止有一百廿四字較之晏所記者一百五十九字尚少其三千五字又以今所見釋文末一行得見其末之十有七字則尚少其十八字然晏記中又尚遺失原文數字而以卅爲廿又引楊孟文石門頌出散

入秦語作出蕺入秦亦誤也晏既謂此文刻於永平六年又云九年成就所以婁氏字原載此刻云永平九年立此則非拓得其全文不可而今此拓本亦已覲致無由而臆斷之或婁氏九年之說有所据依耳

鄐君不著其名廣韻漢有東海太守鄐熙古今姓氏書辯證云因官居焉望出東海者也橋格即橋閣字然閣字本非其義格則枝架之名此格字當為正也

故司隸校尉楗為楊君頌

隸額十字作二行

洪氏隸釋題云司隸挍尉楊孟文石門頌歐陽集古録作司隸挍尉碑趙氏金石録作司隸楊厥開石門頌

一行惟巛靈定位川澤股躬澤有所注川有所通余谷之川其澤南隆八方所達益二行域為充高祖受命三行漢字平格興於漢中道由子午出散入秦建定帝位以漢詆焉後四行以子午蓬路歨難更隨圍谷復通堂光凡此四道垓鬲尤艱至於永平其有五行四年詔書開余鑿通石門中六行遭元二西夷虔殘橋梁斷絶子午復循上則縣峻屈曲深顛下則入冥廎寫七行輸淵平阿湶泥常蔭鮮晏木石相距利磨确磐䃁危槍碭嶮尾心寒空輿輕騎遰导弗

前惡虫𡚁狩虵蛭毒蟳末秋截霜稼苗夭殘終秊不
登匱餧之患卑者楚惡尊者弗安愁苦之難焉可具
言於是明知故司（九行）隸校尉楗為武陽楊君厥字孟文
深執忠伉數上奏請有司議駮君遂執爭百（十行）遼咸從
帝用是聽廢子由斯得其度經功飭爾要敞而晏平
清涼調和烝烝艾（十一行）寧至建和二秊仲冬上旬漢中大
守楗為武陽王升字稚紀涉歷山道推序本（十二行）原嘉君
明知美其仁賢勒石頌德以明厥勳其辭曰
（十三行頌詞平格）君德明明炳煥彌光刺過拾遺厲清八荒奉魁承杓
綏億衙彊春宣聖恩秋貶若（十四行）霜無偏蕩蕩貞雅以方

寧靜烝庶政與乾通輔主匡君循禮有常咸曉地理
知世紀綱言必忠義匪石厥章寖宏大節讜而益明
揆往卓今謀合朝情醳艱即安有勳有榮禹鑿龍門
君其繼縱上順斗極下苔山皇自南自北四海攸通
君子安樂庶士悅雍商人咸憘農夫永同春秋記異
今而紀功垂流億載世世歎誦
序曰明哉仁知豫識難易原度天道安危所歸勤勤
竭誠榮名休麗
五官掾南鄭趙邵字季南屬褒中鼂漢彊字產伯書
佐西成王戒字文寳主

十行 王府君閔谷道危難分置六部道橋特遣行丞事西

成韓朖字顯公都督掾南鄭魏整字伯玉後遣 十二行 趙誦

字公梁案察中曹卓行造作石積萬世之基或解高

格下就平易行者欣然焉 十三行 伯玉即日從署行丞事

守安陽長

此頌磨崖刻於襃斜谷中趙明誠金石録以為楊

厥開石門頌洪氏隷釋始著楊君名淏字孟文其

云厥者助語之辭又引蜀中楊淮碑云楊君厥諱

淮始知兩碑皆以厥為語助也然所引楊淮碑今

亦拓得之與此刻同在襃斜谷中洪謂此在興元

彼在蜀蓋亦未之深考也頌為建和二年漢中大守王升所立其主鑿石之役者暈漢彊王式二人頌後低格書之此已開碑後系撰書姓名之式矣暈王皆承五官掾趙邵之屬故於頌後復紀王君造作石積事王君不特為楊之鄉人而政績復能繼之一頌而二善備焉矣婁氏字原云斜𤁋隸皆作余𢡎為皆作楗是蓋不獨此一碑為然或以說文無𢡎字疑郡名當从木是則未知二字偏傍孰為沿訛而木字篆勢與牛之上半相似所當存以資考異也又婁氏摘附字體謂漢隸命字垂筆有

長過一二字者蓋指此頌也然此處特因石理剥裂不可接書而垂下耳非可以律隸法也洪錄所失者王府君一行閔谷道下一字闕今以石本審視確是危字行丞事西成下人名是韓服二字服即朗字也洪訛作輔服弟三弟四行子𢆉𢆉即午字洪俱訛作卞銘辭内春宣聖恩恩字今石本上下二畫皆隱隱完具洪訛作日又此頌前序亦句句有韻子𢆉復循是遵循之循也洪訛作脩又炳即炳字垓鬲即閡隔字蘼似非斃字以漢詆爲洪謂詆是抵字愚按此詆字下無點與詆不同當是

氏字猶費汎碑以娓為氏也

碑云王府君造作石䅺此䅺字婁氏不録碩南原隷辨引廣韻云䅺艸名類篇云一曰艸積詳碑文義蓋易艸積為石也隷釋云以䅺為積非是愚按此頌塗作塗彊作疆炳作焫多有加艸之文則此積字或即是積字加艸之體尔洪氏之言未可遽非也

又按洪氏隷續云楊厥碑高祖受命平闕命字畨筆甚長所侵兩字許又空兩字方書其下一句文十七行序曰別作行後一行低二字書趙邵等三

人姓名又書王府君令遣官屬事凡三行末行低七字書魏伯玉徒官每行三十字或有疏密不齊者合以石本核之全文凡廿二行此云文十七行者蓋序曰以後別計之也又隸續云宣和殿藏碑錄以楊厥碑為芭僕彊書考其碑云五官掾南鄭趙邵屬褒中芭僕彊書佐西成王戒主蓋三人主其事書佐則王戒之職非僕彊書之也集古金石二錄鄭樵金石略俱作楊厥石門頌隸釋既知厥為語助詞而隸續仍曰楊厥碑蓋亦沿諸家之訛而亦因以見洪氏隸釋隸續之書非成於一時其

中尚不能無揩拄處也今日隸續久無善本揚州
新刻隸續文十七行訛作六十七行而顧氏隸辨
遂云碑文六十七行又毫無辨正之語亦可見顧
氏之未見此頌拓本矣又驗石本末一行書魏伯
玉徙官乃於前文之下空七格書之耳非此行低
七格也其每行之字疎密不齊蓋因石勢書之故
也
字原引墨寶云在褒城縣北五里磨崖
司隸校尉楊淮表紀

故司隸校尉楊君厥諱淮字伯邳舉孝廉尚書侍郎
上蔡雒陽令將軍長史任城金城河東山陽大守御
史中丞三爲尚書尚書令司隸校尉將作大匠河南
尹伯邳從弟諱弼字穎伯舉孝廉西鄂長伯母憂去
官後舉孝廉尚書侍郎遷上丞冀州刺史大醫令下
邳相元弟功德牟盛當究三事不幸早隕國喪名臣
州里失覆二君清□約身自守俱大司隸孟文之元
孫也
□門同郡下王字子珪以熹平二年二月廿二日謁
歸過此追述勒銘故財表紀

此文亦刻於褒斜谷厓者不得謂之碑文尾明言表紀是也洪氏隸續云同郡卞玉過其墓為勒此銘按此文與楊孟文石門頌皆刻於石門之厓故其文尾特書曰大司隸孟文之元孫此一句即二碑之世系也其云黄門同郡卞玉謁歸過此追述勒銘者當即是過石門之地見楊氏開通石路之刻（此刻在王升為楊孟文勒頌後之二十有六年）有感而詳述其門閥非過墓之謂也勒銘銘字洪氏亦誤看銘者指乃祖開石路之刻言之即前王升所為楊孟文石門頌耳此下表紀字乃指此刻言之此刻固非韻語亦

不得謂之銘也洪氏誤以為過墓宜其題之曰碑矣洪氏所錄中丞下闕一字今驗石本是三字遷下是左字洪訛作侹其表紀上一字洪錄作財今驗石本下多一點或是財字偶多一筆亦財即纔裁通用之字謂至是始為之表紀也文凡七行字畫皆因石勢為之參差古拙敎即隸之省牟即侔之省也

附魏晉題刻二種

潘宗伯韓仲元以泰始六年五月十日造此石木[二]

景元四年十二月十日盪寇將軍浮

亭侯譙國李苞字孝章將
中軍兵石木工二千人始通此閣道

釋魏潘宗伯韓仲元李孝章碑字
潘宗伯韓仲元以泰　六年五月十日造此石才女
景元四年十二月十日盪寇將軍浮
亭侯譙國李苞字孝章將
中軍兵石木工二千人始通此閣道
魏潘宗伯韓仲元李孝章通褒余閣道碑陰
潘宗伯韓仲元記造橋閣十九字紹熙甲寅始見於

石門之南厓其隷字下一字不顯止有六年以下字
至此字下三字又不能識微有偏旁黨魏兩晉以泰
紀年者凡七惟魏明帝有泰和六年晉武帝有泰康
十年餘皆一二年或四三年則知此為泰和六年明
矣是歲蜀建興十年先是太和四年魏司馬懿伐蜀
五年蜀諸葛亮圍祁山魏詔司馬懿拒之龜七月亮
復軍明年亮休士作木牛流馬故魏人得入褒言治
橋閣矣後題景元四年三十八字者魏陳留王年號
自泰和六年至此凡三十有三年剔此二號皆魏之
紀年無疑其書盪寇將軍云者蜀張嶷亦有此將軍

號魏盪寇將軍浮亭侯李苞字孝章獲通此閣道於景元四年即蜀炎興元年冬十一月魏鍾會鄧艾率衆伐蜀至江油降馬邈至綿竹斬諸葛瞻劉禪詣艾降巴蜀皆平十二月魏分益州為梁州褒余閣衛於是乎通矣慶元元年中秋日南鄭令臨淄晏袤書

此刻前一行云潘宗伯韓仲元以泰始六年五月十日造此石木口後三行低三格書之云景元四年十二月十日盪寇將軍浮亭侯譙國李苞字孝章將中軍兵石木工二千人始通此閣道皆隸書紀於褒谷厓上後有宋慶元元年南鄭令臨淄晏

褒釋文弁記云潘宗伯韓仲元記造橋閣十九字其泰字下一字不顯㶚魏兩晉以泰紀年者凡七惟魏明帝有泰和六年晉武帝有泰康十年餘皆一二年或四三年則此爲魏泰和六年也是歲蜀建興十年諸葛亮休士作木牛流馬故魏人得入褒谷治橋閣矣愚按諸葛武侯以建興九年復出祁山以木牛運糧大破司馬懿射殺張郃其時武侯屢脩斜谷之道豈有魏人得大書年號於石門者況魏明帝太和晉武帝太康皆是太字非泰字金章宗泰和年乃是泰字今諦審此石本隱隱尚有畫痕可辨

雍是始字非和字也晉武帝泰始六年則西路通
闢已久治此石道為理之可信者王象之輿地碑
目有太康元年興元新路記其時亦去此不遠皆
可以補史傳所未及也蓋厓上先有景元之題而
潘韓復題於其右耳晏記以為皆魏刻非也

兩漢金石記卷第十四

日講起居注官文淵閣直閣事詹事府詹事兼翰林院侍讀學士大興翁方綱編

殷比干墓字

殷比
干墓

右殷比干墓四字隷書二行字逕五寸許洪氏隷續云右殷比干墓四字水經云朝歌縣牧野比干冢前有石銘隷云殷大夫比干之墓今已中折不知誰人所誌大觀中會稽石國佐有此四字比水經闕其三字畫清勁乃東都威靈時人所書者

收碑如歐趙皆未之見婁氏漢隸字源云殷比干墓四字水經云朝歌縣牧野比干冢前有石銘隸云殷大夫比干之墓今只四字復不完石公弼跋云殷比干墓四字在今衛州比干墓上世傳孔子書然隸始于秦非孔子書必矣字畫勁古當是漢人書方綱按洪婁二書所引水經及石氏語大略相同據水經則曰殷大夫比干之墓據石氏則曰四字而已若謂七字闕其三則殷字下當有泐裂之迹而今所見拓本則殷比二字連接自爲一行干墓二字連接自爲一行與水經所云不同矣墓

字下半仍去及其字勢之淸勁則皆與洪婁所云又無以異也而吳山夫又云字不類隸之批法疑是先秦西漢人書此則強作解事者仍以洪氏所云當是東漢人書者爲正

敦煌太守裴岑紀功碑

無額

惟漢永和二年八月敦煌太守雲中裴岑將郡兵三千人誅呼衍王等斬馘部衆克敵全師除西域之灾

蠲四郡之害邊竟艾安振

威到此立德祠以表萬世

右漢敦煌太守裴岑紀功碑隸書六行行十字牛氏金石圖云碑在西塞巴爾庫爾城西五十里地名石人子以碑上銳下大孤笴挺立望之如石人也雍正七年大將軍岳鍾琪移置將軍府十三年徹師又移置漢壽亭侯廟碑高五尺云

是碑土人有重刻者其眞本多爲搨手描失故眞本亦往往不同然必其有描失之痕者乃是眞本若其無描畫之迹而有失誤者則非眞本牛眞谷

云是碑以篆爲隸然是由篆變隸之漸漢碑多如此其字中凡遇口字皆方中帶圓者乃是眞本若其口字竟似圓圈者則非眞本

灰卽灭字變屵爲广猶寓作庽也重刻本或訛作疢而牛氏金石圖誤因之牛氏又訛艾爲又訛德爲侮此其最甚者也蓋摹本既非一本如其字之上半裴振表字之下半諸搨本往往有誤而未若牛氏所摹之尤甚耳

四郡者卽所謂河西四郡武帝所置也延元二年尚書陳忠上疏云敦煌置校尉增四郡屯兵以西

撫諸國是也敦煌太守本以附西域事而呼衍王在北爲之犄角其在前則陽嘉四年呼衍王侵車師後部漢發兵救之掩擊於勒山不利者即敦煌太守也其後元嘉元年漢吏士四千餘人出塞至蒲類海呼衍王聞而引去漢軍無功而還者亦敦煌太守也惟是年雲中裴岑斬馘部衆爲前後罕見之績而史顧闕焉何也

東漢石刻以永平六年鄐君石門之記爲最古次則漢畫有永建四年郃善君字再次則是碑爲最古矣惜其地極遠搨手不精以致真本皆被描飾

耳安得與鄱君石刻皆得精搨佳楮墨之本以配

周鼓秦篆乎

是碑重摹之本亦在巴里坤未可以得自塞上者

遂為真也長洲顧蘆汀文鉄重刻於濟寧者乃作

立海祠盖亦非從真本出耳

漢王稚子闕

漢故兗州刺史名卩

右拓本得于成都僅存六字又三半字

□□□□□□□□于成都其石室在學宫東漢循吏□□

□□□□□□□□之新都其石闕在道旁太□□

右拓本楷書二半行乃王稚子闕之陰殘字也國朝成都通判陳耦漁祥裔蜀都碎事載此文劉涇所爲也今録於左

西漢循吏稱文翁葬于成都其石室在學宮東漢循吏稱王稚子葬于郪縣即今之新都其石闕在道傍然石室依古禮殿得不磨滅而石闕獨暴露骨立可憐歷兩漢千三百餘年間二人爲古今吏師而遺跡亭亭勢參峨嵋氣凜雪山盖官學者所當臣于下風以幸敎髫髯而至有未及知者其不踈如此予訪古石類得秦石犀石笋漢石室石柱

右闕凡物五若犀爭與柱無甚損益事而石闕苟不朽則實二人之甘棠也于是新都令王君天常趣古甚力得予說因請大尹莆陽蔡公為稚子作屋書楄以昭昬昬按闕面有隸字三十一法度勁古過于鍾梁闕上下有衣冠鳥獸等象僅可辨氣韻精簡過于碩陸并以告來者

此文以今所得殘拓本依其字數度之當是十一行行二十三字也東都事畧劉涇字巨濟簡州陽安人熙寧六年進士元符末除職方郎中卒有前溪集為米元章畫友

漢故先靈侍御史何內緜令王

右舊拓本存十二字其一則亦云漢故兗州夬史名下一行凡六字又三半字與予今得拓本同跋云崇禎十三年太倉黃翼聖知四川之新都縣余案隸釋以二闕字屬之王十七年解縣事歸出此爲贈云二闕已橫臥榛莽中各失其下半截矣此後四川兵戈雲擾人煙斷絕並不知此後二闕尚存否也供趙所藏二闕俱有全文故知其名與歐陽所藏止刺史一闕而又失去王君下二字遂不知爲何人止據雒字去水加隹爲光武以後字

定爲後漢人耳苟非洪趙兩君子則今之見二闕者何從知其爲稚子哉丁酉正月頤苓記又一跋云漢王稚子闕載洪趙二錄甚詳崇禎庚辰余之官新都即古郪縣道傍二闕儼然在焉每公事往還下車瞻眺古木平岡夕陽衰艸輒低回不忍去癸未余量移鄖南命工搨數本以歸中間殘闕共十一字據葛君常云吳中藏本皆同其傷殘自何年不可攷矣歲次屠維大淵獻如月望日播六老人識

磁陽牛氏金石圖所摹與予今所得拓本亦同牛

跋云闕在新都縣北十二里官道西墓前高一丈五尺闊三尺厚二尺五寸字逕三寸五分東向按王君闕有二其一云漢故先靈侍御史河內縣令王君稚子闕雍正九年没於湔水中

附錄前人所著圖式

漢故先靈侍御史河內縣令王

西漢循吏稚子翁墓于成都其石室在學官東漢循吏口稚子墓于郪縣即今之新都其石闕在道傍然若室口

此新城王文簡秦蜀驛程後記所錄西闕正面及其陰所存之字也云其陰行楷直下書又云石闕

闕字中畫已失之矣然此陰以今拓本驗之乃是雒陽令一闕之陰非河内緱令一闕之陰也文簡蓋偶誤記耳

漢故兗州刺史雒陽

王文簡所記王稚子二闕此其東闕也云此闕下方上鋭壘石如累碁其巓如蓋覆之望之如窣堵坡狀壘石凡五層二層刻人物之形三層象虎海馬五層師子也又記後人題字今録于此

宛丘李昇符季士宏鄒啓權眉張剛壬午歲季冬廿四日龐舒陳口公觀此建中靖國元年洛陽張

蚨岷江紱剛行西馬中行同造大尹倩源□

右在三層肩遺行楷橫書

唐安張察先至

紹興八年秋八□伯雍□僕同徠此是八分橫書

右在四層

建安吳栻輔赴鎮明年二月□皆謁僕循吏王□

城東秉同之徼□

右在五層之西面直下行書

若澥筍與桂□也於是新都□大尹甫陽□

右在五層之北面直下行楷書○桂恐是柱之訛澥當是岸

漢故先靈侍御史河內緜令王君稚子闕

漢故兖州刺史雒陽令王君稚子之闕

右洪氏隸續弟五卷所圖圖後跋云右王稚子二闕其右則騎而西者二人其左則乘車而東者二人挽之者槖佗也王君平生官簿互見於兩闕之上

先置

漢故先靈侍御史河內緜令王君稚子闕

右闕南面

雒陽

漢故兖州刺史雒陽令王君稚子之闕

右闕西面

方綱按此右字當作左

右洪氏隸續第十三卷所圖圖後跋云西州所存漢人墓闕其石方數尺間有闕者上琢樓屋爲蓋如今寺觀中經幢蜀帥范至能畫圖其八面相贈闕之兩角有斗斗上鐫耐童兒又作重屋四壁刻神像人物車馬之類亦有漫滅者額上六字先罝二字在右闕南面稚字在北面子字在東面雒陽二字在左闕西面坐蓮之像四左右各一小兒其像項冠若祠剎中所謂天王者獅象之間其僧四乘馬者四人引車者二乘車者五以繩曳獸者一人中獸而立者亦一人耐童兒二十七人神體不

具者有三龍一象一師子八其六在五角獸面四半體者五車馬模糊辨不能盡蜀工椎拓二闕緣有一車二馬乃石壁兩隅所刻者王君二闕至今不毀

又隷續第二卷別出雒陽稚子六字一題云右先置雒陽稚子六字其大小與王稚子二闕相若而波磔不越乎規矩之外亦刻於稚子闕上但殘闕不具無先後之序方綱按此六字即其額也不應別出一題其置字蓋靈字之訛

趙明誠金石錄云按後漢書循吏傳王渙字稚子

嘗爲溫令而石刻爲河內令者蓋史之誤與以元興元年卒然則闕蓋和帝時所立也朱竹垞云漢書河內郡有溫縣無河內縣所謂河內縣令者謂河內郡之縣令也史未嘗誤方綱按洪氏隸續已云謂河內之縣令尔即溫也碑中縣字反系作緜今以所見舊拓本驗之信然

漢郭巨墓石室畫象題字 凡六處按石本無郭巨墓字其稱郭墓者据傳聞也說詳卷尾

平原溼陰

郃善君

以永建四年
四月廿四日
來過此堂
叩頭謝
賢明
右隸書廿六字分七行
安吉
右隸書二字爲一行此段凡二紙其畫有水有陸
水有舟陸有車馬水有龜魚陸有鴈鶩中間若幕
若塚中有人若神凭几狀下有一車二馬馬逸而

車覆二人墮水其乘舟者挺叉救之下有隸書云平原濕陰邵善君以永建四年四月廿四日来過此堂叩頭謝賢明永建是漢順帝西京李恂永建無四年則此函叟在其前其云來過此堂叩頭謝賢明者似是邑人故吏過而感誦之詞中間又有安吉二字亦過此者所刻祝其安神之義也後漢書郡國志平原郡有濕陰濕水所出也濕陰前志作漯陰應劭曰漯水出東武陽東北入海師古曰漯它合反說文濕水出東郡東武陽入海从水㬎聲桑欽云出平原高唐徐鍇曰漢書濕水東北至千乘入海

㬎午合反故从㬎聲也濕俗作溼字此與燥溼之溼迥不相同韓勑修孔廟禮器碑有平原濕陰馬璿元與韓勑後碑有平原濕陰王宣元威皆即其地也

成王

右二字為一行畫三人中一人冲幼端拱而坐左右二人夾輔拱向蓋周召二公也成王二字細隸書在中間一人之上而旁二人皆無題字不若武梁祠堂畫象逐一題之此當時題記者詳略有不同尔按周召分陜之事或曰成王時或曰武王時

或曰文王時史記燕召公世家其在成王時召公為三公自陜以西召公主之自陜以東周公主之此成王之説也樂記武始而北出再成而滅商三成而南四成而南國是疆五成而分周公左召公右六成復綴以崇天子鄭氏曰五奏象周公召公分職而治也故此經曰總干而山立武王之事也發揚蹈厲太公之志也武亂皆坐周召之治也此武王之説也鄭氏毛詩譜文王受命作邑于豐乃分岐邦周召之地為周公旦召公奭之采地施先公之教於已所職之國正義曰文王既遷於豐而

岐邦地空故分賜二公以為采邑也言分采地當
是中半不知孰為東西或以為東謂之周西謂之
名事無所出未可明也知在居豐之後賜二公地
者以泰誓之篇伐紂時事已言周公曰樂記說大
武之樂象伐紂之事云五成而分陝周公左而召
公右明知周召二公並在文王時已受采矣文王
若未居豐則岐邦自為都邑不得分以賜人明知
分賜二公在作豐之後且二南文王之詩而分繫
二公若文王不賜采邑不使行化安得以詩繫之
故知此時賜之采邑也此文王之說也方綱嘗綜

合而攷之孔疏以爲周東召西事無所出則別無可證之條也而周書君奭正義又曰成王即政之初召公爲保周公爲師輔相成王爲左右大臣此條正與史記燕世家成王時分陝之說相合矣乃其爲詩譜疏則引樂記之文曰五成而分陝樂記之文固未嘗有陝字弟云周公左召公右而已弟云周召之治而已蓋特舉以文止武言之而未嘗詳及於分陝之職至於書序乃曰召公爲保周公爲師相成王爲左右馬融云分陝爲二伯東爲左西爲右而孔疏又曰周官篇云立太師太傅太保

茲惟三公則此實太師太保而不言太者意在師法保保安王身言其實爲左右尔不爲舉其官名故不言太也經傳皆言武王之時太公爲太師此言周公爲師蓋太公薨命周公代之於時太傅蓋畢公爲之於此無事不須見也據此則周名之分左右東西實在輔成王之年其樂記於武王樂言之者乃統合前後以文止武之義而詩譜分采邑乃其始事耳孔疏引樂記誤多陝字故辨之如此或曰此据大戴記太公左名公右也此說亦通

大王車

右三隸字爲一行畫一車駕四馬車有桯有葢弓衣達常之式備焉車中二人其一人執轡者在前大王車三字在蓋之左邊

胡王

右二隸字爲一行畫數人皆持弓矢張滿又有馳馬控弦者又一人向胡王跪胡王坐而向之

相

右隸書一字爲一行畫一人若拱揖狀前一人持弓迎之又前有一人騎而來者

以上六段皆有隸題其前二段字勢倒甚後四段

皆瘦細與韓勑禮器碑字相近成王大王胡王數字之尾向右出波拯長而帶雙鈎之勢禮器碑字時有此筆後來唐褚河南雁塔聖教序大字末筆彷此

朱長舒墓石室題字

朱長舒之墓

右五字隸書夭斜不工在畫象旁畫作數人有冠冕者有持杯盂者其下方有字數行仍壞之極諦審之亦似小隸書五行第一行似云漢朱長舒之墓云云其下不可辨又一人旁有金吾二隸字

右二石室字皆黃小松於濟寧拓得寄來者云是郭巨朱鮪二墓石刻按朱鮪墓見於水經注朱鮪墓石鐫刻人物見於夢溪筆談以其畫像驗之與夢溪所說不甚合至於郭巨墓石室則說見於趙明誠金石錄跋北齊隴東王感孝頌之文其文曰隴東王者胡長仁也武平中爲齊州刺史道經平陰有古冢詢訪耆舊以爲郭巨之墓遂命僚佐刻此頌焉墓在平陰縣東北官道側小山頂上隧道尚存惟塞其後而空其前與杜預所見邢山上鄭大夫冢無異冢上有石室制作工巧其內鐫刻人

物車馬似是後漢時人所為余自青社如京師往還過之嘗登其上按劉向孝子圖云郭巨河內溫人而酈道元注水經云平陰東北巫山之上有石室世謂之孝子堂亦不指言何人之冢不知長仁何所據遂以為巨墓乎今以畫象拓本合趙氏此跋驗之則畫象題字所謂來過此堂叩頭謝賢明者未識其果為郭巨墓石否也頤亭林金石文字記未見隴東頌額遂据其文直題曰孝子郭巨墓碑則尤失於攷耳

寶應漢石刻畫象

江南實應縣地名射陽者有古墓焉土人呼爲夷齊墓葢傳訛也墓有漢刻石二其一高五尺三寸濶二尺凡畫三層上層孔子見老子象孔子在中面左老子在左面右弟子在孔子後手執束幣八分書題三行曰孔子曰老子曰弟子中層糢糊不可辨下層三人幷食器烹魚者胹鼎者其一高與濶稍殺之亦三層上層大鳥中層獸首銜環下層一人執刀楯者禮明堂位疏曰舞者左執楯右執斧謂之武舞此葢其遺意歟周禮夏官司兵掌五盾鄭注云五盾干櫓之屬其名未盡聞也詩秦風

蒙伐有𦬆瓺龍盾是畫龍於盾則知蒙伐是畫物於伐左傳蒙之以甲以為櫓櫓是大盾故伐為中干干伐皆盾之别名也蒙爲雜色知𦬆是文貌今見此畫其亦干戈櫓盾之類與大約此刻畫像與洪氏隸續所録沈府君江原長諸刻相近

漢延光殘碑

額横書當是五字第一字不可辨第二字左半是子字然未敢定是某字也第三僅露下半似是福字第四諸城志云是長字今諦審其左半尚有直畫亦皆未敢定也第五字不可辨

文五行諸城志云行可二十字今未敢定
弟一行諸城志云可見者七字今諦審之起處尚似
延光四年字中間有琅邪二字下云是吾字安都都字
偏左甚小此一行今可見者七字
弟二行諸城志云可見者五字今諦審之上半有子
字下云維恳寘居廿年此一行可見者七字諸城志
脫偏寘字
弟三行諸城志云可見者二字今諦審之此行首一
字應從牛氏金石圖是都字下半云拜都官中黄凡
可見者六字

第四行諸城志云可見者七字今諦審之上云子少口長少中間有平字下半云萬業其功譽恒凡可見者十一字

第五行依諸城志可見者十四字示好延光四年八月廿一日庚戌造

右漢延光殘碑凡可見者四十五字其微辨而未定者又六字諸城志云康熙六十年脩超然臺得自土中移置縣治宅門外亦弗缺珎也胥徒作諸地坐焉受笞者必踞是喘息碑盡蝕非大雨不露字形乾隆十二年壽光知縣宫懋讓勘災至縣辨

為漢隸椎拓以去越二十七年宮君來知諸城乃嵌於內堂之東垣搆小亭護之而碑顯矣碑高三尺廣尺四寸字徑二寸其上半多仍不可辨其下半可辨者約略如右碑有界局文有直無橫其字或長或短填其格無餘地其上橫三字則篆體矣蓋額也揣其文義似吏民頌長官之辭而不辨何者爲姓名可惜也方綱按其上有橫畫一綫此上是五字非三字也又按是碑與近日元氏出土之三公山碑字勢相似蓋在篆初變隸之時是爲兼篆法之古隸碑額亦同諸城志獨以篆目其額尚

未盡也又按漢安帝延光四年乙丑以安帝本紀是年三月戊午朔驗之通鑑目錄所載二月戊子朔六月丙戌朔九月乙卯朔皆合則八月廿一日必非庚戌矣然延光字與庚戌字皆極分明月日亦皆無誤則又何也存以闕疑可矣延字與予所得延年益壽漢瓦篆法相埒

元氏三公山碑近日出土視此尚未極剜壞是以尚可按文圖之是碑則不可圖矣牛氏金石圖雖摹入然訛誤甚多又無附說

漢安仙集字

漢安元年兕月
十八日會仙友
右十二字隸書作二行
東漢仙集
留題侗天
右八字楷書分前後二行
漢安元年四月十八日會仙友兩行十二字隸帶篆勢其旁正書東漢仙集留題侗天八字孫退谷庚子銷夏記云余於故侯吳國華家得此書陸妙甚其事雖未可信然非漢人手筆不能也未審石

在何所亦未見它書載其事存之以志異聞而已
方綱按此刻惟見於關中來脩金石備考云在四
川簡州逍遥山石窟而王象之輿地碑目於蜀碑
冣詳亦未之及也漢安爲順帝改元壬午之歲所
謂仙友者特道家之詞姑取以備漢隸一種尒

蜀楊公闕

蜀故侍中
楊公之闕

右楊公闕隸書八字分二行牛氏金石圖云在梓
潼縣北一里許大道旁東數十步西向高一丈六

尺闊四尺五寸厚三尺字逕三寸五分近人亦頗有疑此刻非真者然方綱兩見拓本蜀字楊字頂皆微似中字闕字之頂亦有橫似文與牛氏所摹正同牛氏圖闕上作四層疊石之狀其下左右各一方此文在其右方而左方則空無字恐未必是僞造其疑之者過也

牛氏所摹又有尹公闕今未見其拓本而近日所見相傳爲漢碑額者漢車下闕不可知尉陳下闕不可知此二行當是額之上半大司農耿公碑六字分二行其頂皆微闕廣平侯吳公闕六字分三行卜君之頌四字分二行中年下闕不可知魯君之

下闕此二行亦是額之上半魏公闕三字橫書凡此數額亦皆不見於著錄或云竟是近人所僞造也附記於此

漢王君碑

漢故王君之碑

府君諱卹此下闕幾字不可知皿周文之緒也天清味其闕不可知郡太守王陽令知政之風洵闕不可知之德矣中平二季闕不可知作文銘勒碑以佾母不析以下闕不可知其中間据標冊錄之亦尚多闕處未可知也

丁酉秋錢塘黃秋盦持來漢王君碑標冊四十八字皆陰文首云漢故王君之碑以下難辨者二字

每字有界局紋約二寸七八分許而首六字無之
且加大蓋額也通體皆篆惟季字近隸後有潘跋
云有訪碑入蜀者搨得東漢篆碑還學寘大字存
僅四十餘王君諱巳闕治行爵里皆無可考金石
所以永傳乃歲久仍未可恃為足慨巳其書狀如
螺扁有先秦自然之妙漢碑中篆刻不多見也壬
子歲小春陋夫

按潘跋言是碑在蜀王象之輿地碑目於蜀中石
刻裒詳而無此碑然其字特古質非近人所能偽
作也閒有疑其偽者故辨之它日遇蜀人留心古

刻者仍當細訪尓又聞汪秀才中言是碑中語是竊取隸釋内某碑之語又其中平二年云云亦從隸釋出云愚因此說曾將隸釋通部撿查一遍未之有也隸釋内中平二年之碑惟劉寬魏斂都鄉正衛彈碑耳亦皆與是碑不相涉也且使欲假漢碑豈不能撰數句而必隸釋之是攘此說必不可信者也至于近所傳李君碑則誠可疑矣并附于後

漢故李君之碑 六篆字陰文二行有界格其下有穿穿下文凡六行可見者行十二字亦皆篆書額之界格有直有横文之界格則有直無横耳

君諱昭字伯明其先富波君之以下闕不可知

忠孝立仁行道實體彌隆也

帝目掾史名見嘉其忠孝□□□

尋郎中遷雒陽長史換犍

元初五年三月三日卒勒

懿鑠其德于我李君其德

此刻篆書板實而無神采故不當與王君碑並論

也或云有知其偽造者今姑附于此

漢隸殘字

孝壹弓巨然之性損沖盈丁 呂舉孖憂委之羣公爭

德遂隱身𡍮 踐迹違時絕俗縈祿不能蓋其志主有
脩代寔親在堂遂脩丕性過六性君有過人者丕處
貴能賤之德也貞固也避言隱耀澹泊也有行之彰
司徒建續協亮漢皇爰在滋如穀之豐徵君損益挹
益曰確乎不拔如龍之紛匪石之兮如六休齊光日
月朕德聿昭

秋盦持來漢隸殘碑自然之性云云存者百十七
字又其略可辨者五不可辨者三翼日孔菘谷又
以一本來眎則重摹䆄刻也巳少數十字矣過六
情下䆄刻僞本有一字

是刻從來不見於著録惟近日虞山葉氏續金石録所載與此同遇六情下有也字後云右漢隸殘碑不知其人從某家標冊録之自然之性上作戞黄字方綱按黄字是矣而其上一字則非戞字也